

征稿启事

本周主题“盛夏”

《书香》版每周设立主题，向社会征集摄影、美文、书画等优秀作品，诚邀您积极投稿。

期待您的优秀作品，也期待您有创意的摄影、美文、书画作品，镜头、笔下，充满对生活的热爱。但提醒您的是，所有作品必须原创，文责自负，投稿时，也请留下姓名、电话号码等联系信息。

本期征稿主题：盛夏

投稿邮箱：

xbzmb@vip.126.com

断章

鲁迅：首善之区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这时候什么扰攘也没有。火焰的太阳虽然还未直照，但路上的沙土仿佛已是闪烁地生光；酷热满和在空气里面，到处发挥着盛夏的威力。许多狗都拖出舌头来，连树上的乌老鸦也张着嘴喘气，——但是，自然也有例外的。远处隐隐有两个铜盖相击的声音，使人忆起酸梅汤，依稀感到凉意，可是那懒懒的单调的金属音的间作，却使那寂静更其深远了。

老舍：六月十五那天，天热得发了狂。太阳刚一出来，地上已像下了火，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的浮在空中，使人觉得憋气。街上的柳树，像病了似的，叶子挂着层灰土在枝上打着卷；枝条一动也懒得动，无精打采的低垂着。马路上一个水点也没有，干巴巴的发着些白光。便道上尘土飞起多高，与天上的灰气连接起来，结成一片恶毒的灰沙阵，烫着行人的脸。处处干燥，处处烫手，处处憋闷，整个的老城像烧透了的砖窑，使人喘不出气。狗趴在地上吐出红舌头，骡马的鼻孔张得特别的大，小贩们不敢吆喝，柏油路化开，甚至于铺户门前的铜牌也好像要被晒化。

莫言：阳光照着他们，照着夏天的打麦场。满场铺盖着铡掉根部的小麦，金黄中泛着银白的麦秸和麦穗，尖锐的麦芒。麦芒上生着纤细的刺毛，阳光给它们动力，它们互相摩擦着，沙啦沙啦地响。偶有一两个不成熟的绿麦穗，夹杂在金黄中，醒目得让人难受。那绿麦穗上，有火红色米粒大的小蜘蛛在爬动，好像电光火星。

王朔：当时是在花园里，正午强烈的阳光像一连串重磅炸弹持续不断地当空爆炸发生灼目的炽光。我记得周围的梨树、桃树和海棠繁花似锦，绮丽绚烂，而常识告诉我，在那个季节，这些花都已谢尽。可是我喜欢那种在鲜艳的花丛中流血死去，辗转挣扎的美丽效果。

沈从文：这一年的夏天，天气特别热，我们溪岭乡虽说是个山乡，白天也闷热得叫人受不了，你浑身脱个精光，只穿条短裤，汗水还是直淌。要到傍晚太阳落了山，方才有风打北干山那边吹来，凉飕飕的，夹着苦艾和松树脂的气息。

任大霖：两星期以来，不曾下过一滴雨；乳白色的轻雾弥漫在空气里，笼罩着远处的林木；从那里，散发着燃烧似的气息。许多灰暗的、轮廓朦胧的云片，悠闲地浮在苍蓝的天上，缓缓地爬了过去；强劲的枯风不断吹拂着，但不能驱走暑热。

蚊烟中的往事

文/迟子建

如果是夏天，如果火烧云又把西边天映红了的话，我们喜欢将饭桌放在院落里吃晚饭。当然，这时候必不可少的是，是笼蚊烟，因为傍晚的蚊子很活跃，你若不驱赶它，当你享受美味佳肴的时候，它也会叮我们的脸和胳膊，享受它的美味佳肴。

笼蚊烟其实很简单，先是用一蓬干树枝将火引着，让它燃烧一会儿，就赶紧抱来一捆蒿草，将它们均匀地散开，压在火上。这时丝丝缕缕的青烟就袅袅升起了。蚊子似乎很不习惯这股在我们闻来很清香的烟，它们远远地避开了。我们就可以轻松地吃晚饭了。

夏日的晚餐桌旁，占统治地位的

就是酱了。那些蘸酱菜有两个来源：野地和菜园。野地的菜自然就是野菜了，比如明叶菜、野鸡膀子、水芹菜、鸭子嘴、老桑芹和柳蒿芽。但野菜是分季节的，春季和初夏吃它们是可行的，等到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它们就老了，柴了，吃不得了，这时候伺候晚餐桌上酱碗的，就得是园田中的蔬菜了。青葱、黄瓜、菠菜、生菜、香菜和小白菜水灵灵地闪亮登场了。园田中的菜适宜于生吃，只需把它们在清水中洗过则是。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这个人拿棵葱，那个人拿棵菠菜，另一个人则可能把香菜卷上一绺，大家纷纷把这些碧绿的蔬菜伸向酱碗，吃得激情飞扬的。而此时

蚊烟静静地半空浮悬，晚霞静悄悄地落着，天色越来越黯淡，大家的脸上就会呈现出那种知足的平和表情。

蚊烟稀薄的时候，火烧云也像熟透了似的草莓似的落了。我们吃完了晚饭，天也就越来越陈旧，蚊子又三三两两地回来了。我们把饭桌撤了，打扫干净笼蚊烟的灰烬，站在院子里盼着星星出来，或者是打着饱嗝去火炕上铺被窝。

菜园依然青翠，火烧云也依然会在西边天燃烧，只是一家人坐在院落中笼起蚊烟吃晚饭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让我在回忆蚊烟的时候，为那股亲切而熟悉的气息的远去而深深地怅惘着。（节选）

夏天

文/村上春树

夏天最让人欢喜。太阳火辣辣照射下来的夏日午后，穿一条短裤边听摇滚边喝啤酒，简直美到天上去了。

夏天不到三个月就过去实在令人惋惜。真想求它至少持续半年。

前不久看了阿什拉·K·洛·戈因的科幻小说《边境的行星》，讲一颗很远很远的行星，星上一年，大约等于地球六十年，就是说春天十五年夏天十五年秋天十五年冬天十五年，甚是了得。

因此，这颗行星上有句谚语说“能看到两次春天就是幸福之人”。总之就是说人人盼望长寿。

但长寿得看到两次冬天可就麻烦了，因为这颗行星上的冬天极其严酷和黑暗。

假如我生在这颗星球，还是从夏天开始为好。少年时代在夏天的阳光下东跑西颠，思春期和青春期在秋天老老实实度过，而将壮年中年岁月连同严寒一起送走，春天转来时进入老年。理想模式。

若碰巧长寿，再迎接一次夏天自然没有说的。死时最妙的感觉是：噢，能在哪里听一听“沙滩男孩”该有多好啊！但愿我能如此死去。

西纳特拉有一首老歌名叫《九月之歌》(Sinatra, September Song)，大意是：五月到九月太久太长，九月过后日落匆忙。秋意渐渐加深，树木一片红黄，还有几多时光。

听起来——歌固然很好——让我黯然神伤。死的时候最好赶在夏天。



画作《蜗牛的漫步》作者 潘泽

大暑

文/闻一多

今天是大暑节，我要回家了。
今天的日历他劝我回家了。
他说家乡的大暑节
是斑鸠唤雨的时候
大暑到了，湖上飘满紫鸡头。
大暑正是我回家的时候。

我要回家了，今天是大暑；
我们园里的丝瓜爬上了树，
几多银丝的小葫芦，
吊在藤须上巍巍颤，
初结实的黄瓜儿小得像橄榄，……

呵！今年不回家，更待哪一年？

今天是大暑，我要回家了！
燕儿坐在桁梁上头讲话了；
斜头赤脚的村家女，
门前叫道卖莲蓬：
青蛙闹在画堂西，闹在画堂东，……

今天不回家辜负了稻香风。

今天是大暑，我要回家去！
家乡的黄昏里尽是盐老鼠，
月下乘凉听打稻，
卧看星斗坐吹箫；
鹭鸶偷着踏上海船来睡觉，
我也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

花格窗

文/肖复兴

窗户，对于老北京人度夏而言，很重要。在没有电风扇、没有空调的年代，全靠窗户通风透气，让凉爽能进得屋子。以前的老北京，一般人家，大多不是玻璃窗，而是那种花格纸窗。

夏日到来，即使不可能家家都像有钱人家换成竹帘或湘帘，起码也要换上一层窟窿眼儿稀疏的薄纱布，好让凉风透进屋里。

对于老北京四合院的格局，夏仁虎在《旧京琐记》里曾给予特别的赞美：“京城屋制之美甲于四方……因地因时，皆有格局也……夏日，窗以绿色冷布糊之，内施以卷窗，昼卷而夜垂，以通空气。”他说的没错，一般的窗户都会有内外两层。只是，我小时住过的大院房子，和他所说略有不同：窗户外面的一层，是花格窗，糊窗户纸；里面的一层，一平到底糊冷布。这样的设计是有道理的，可以让风尽可能畅行无阻地吹进屋子里。

那时候，在我们大院里，糊绿色冷布的有，卷窗很少见。外面的一层窗是可以打开的，往上一拉，有个挂钩，

挂在窗户旁边的一个铁钩子上，旁边还有一个支架，花格窗就支了起来。如此一来，里面的“冷布”，既可挡住蚊虫，又可以让凉风长驱直入进屋子。

如果夏夜户外正好有树，又正好有明亮的月光，把摇曳的绿叶枝条的影子，映在窗户纸和冷布上，朦朦胧胧的，变幻着好多图案，有一种水墨画的感觉。这是在玻璃窗上绝对看不到的景象。

前些日子，读到邵燕祥先生的一则短文，题目叫《纸窗》。他说的是1951年的事情。那时候，郑振铎的办公室在北海的团城，他去那里拜访。办公室是一排平房。郑振铎的写字台前临着一扇纸窗。郑对他兴致勃勃地说起纸窗的好处，最主要的好处是它不阻隔紫外线。老人对这种老窗，才会有这样的感情。事后，燕祥回忆那一天的情景写道：“心中浮现一方雕花的窗，上面罩着雪白的纸，鲜亮的太阳光透过纸，变得柔和温煦，几乎可掬了。”将纸窗的美和好处以及人和心情连带一起，写出一种静暄柔美的意境。（节选）

新赏析

APPRECIATION OF WORKS

念奴娇·咏竹

刘春发

梦回烟谷，正疏雨初霁，漫天晴碧。凤尾闲摇掀翠浪，唤起万竿吟笛。纤影扶藜，清风引路，寻遍前贤迹。

蓦然回首，远林犹见六逸。倚石邀月同欢，诗思激荡，一醉留骚客。

自古绿卿多轶事，只道青溪能忆。瘦骨多情，空心有意，久在深山匿。气存高节，内坚皮润谁识？

念奴娇·咏兰

刘春发

灵根及地，便飘然世外，远离尘俗。寂寞荒丘依野草，零落深溪穷谷。遥见芳丛，紫茎摇曳，碧叶凝清馥。

高难足尺，鹤姿仙态幽独。尚念千里湘皋，汨罗月冷，谁把灵均逐？

从此庭前添异卉，秀色绕搭庐屋。桔径招风，苔栏弄影，翠羽堪新浴。娇如王者，洁同春竹秋菊。

